

強軍進行時全軍文學徵文 專題

換羽新生

□吳官鵬 王 豪

夜深黑如墨，西北的戈壁剛剛經過一場久違的暴風雨，空氣中滿是沙土和雨水混合的味道，時不時一陣風吹過，讓人禁不住打個冷戰。

一列軍列在戈壁灘上飛馳，像一枚出膛的子彈划破夜的胸膛，陸軍第75集團軍某旅女子導彈發射連的戰士此時已陷入沉睡。鋼軌被疾駛的列車撞得“哐當”作響，震盪的觸感傳到連長何清清托腮的手臂上。凌晨1點，她保持這樣的姿勢已經超過兩個小時，一双黑亮的眼睛盯着不斷閃退的夜幕出神，彷彿要在黑夜中攫取什麼。

何清清的思緒倒回至出發之前，連隊會議室，她戰戰兢兢地坐在旅長對面。“新裝備列裝仅8個月，實彈射擊難度肯定不小，但我就想聽你表個态，能不能完成任務？”說這句話時，旅長的眼神专注而嚴肅。何清清“啪”地站了起來，把坐在身下的椅子彈倒在身後，一張臉憋得通紅：“保證完成任務！”

回過神來，何清清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。旅長找她並不是心血來潮，因為她肩上的擔子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艰巨：新裝備年初列裝，從連長到列兵都是從起步學理論、練操作。換裝備容易換思想難，在摸索訓練中她和戰士們總是不由自主地陷入老旧思维：以前導彈怎麼配置的？有沒有現成的戰法？以前這個問題怎麼处置？……第一次營戰術合練時，當老兵經驗全部失效的時候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她們這時才明白自己走的是一條完全沒走過的路，有如黑夜中踽踽獨行。新裝備9月初就要實射，去大漠前，上級一紙通知，要求演習一切按實戰展開，靶標不試航、不固定航路，不經臨戰訓練，直接組織實彈射击，“拉到演訓場就是开战！”壓力再次加碼。思緒纏繞間，何清清只覺肩上沉甸甸的，彷彿負擔着無形的压力。身处雁城的這支女子導彈連，能否像大雁一樣換羽新生、涅槃翱翔？這一切都如這濃稠的夜色，藏着無尽的未知和挑戰……

火車一聲長鳴，何清清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上午11時28分，3200公里的遠程機動即將結束，卸載地域近在眼前。

車窗外，遠遠的地平線上一輛猛士車卷着滾滾黃沙而來，有一種排山倒海的氣勢。列車甫一停靠，電台里突然想起營長的命令：“上級命令我營30分鐘內完成卸載，大家麻利点儿，開始行動！”

何清清的神經不由自主地繃了起來，她回身看了看裝備車身上若干個“超級超限”的警報牌，忐忑的心情又加重了幾分。下達完指令，所有女兵魚貫而出，奔向各自的戰位。烈日之下，風卷着沙粒，打在臉上，在緊張的氛圍中空添了幾分肅殺。

那輛隨着黃沙而來的猛士車此時也停在了眼前，一個健碩的身影跳下車，來人正是副旅長，此次實彈演習的總指揮。其實他更讓她熟悉的身份是女子導彈連戰訓法創新的總顧問。在兩個月以來不斷持續的戰法創新研練中，女兵們的成果被他和旅長推翻了8次！每一次都讓女兵們欲哭無淚，所以私下女兵們都叫他“閻王”。“閻王”伫立猛士車

旁，不怒自威，剛剛的指令出自哪里，一切不言而喻。

裝備卸載緊張進行着，符启嬪仰面躺在跟蹤制導雷達車的車腹下，娇小的身材與這輛整個作戰單元最大最重的車輛之間，形成一種戲劇性的對比。但是，她那拽鐵絲、掰卡鎖、扯卡扣，端三角木的動作虎虎生風、一氣呵成，讓不少男兵也自叹不如。臉上的汗水逐漸匯集，終於扛不住重力的拉扯，順着眼角流下，一陣灼燒感傳來，她抬起胳膊，往眼眶蹭了一圈，油污瞬間在臉上印出道道黑痕，但她無暇擦拭，此刻在她心里，追趕時間更加重要。

平板上加固器的鐵鏈撞擊聲此起彼伏，混着戰車發動機的轰鳴，隱隱有些讓人產生耳鳴的感覺，何清清扯掉滿是油污的手套，抬起雙手揉了揉耳朵，抬眼看表，時間已經不多了。若按部就班依次卸載，30分鐘肯定不夠。“怎么办？”何清清繞到平板另一側，發現平板距旁邊的高台相距不足30厘米、高差也不過10厘米，如果操作得當，車輛可以從側面卸下，可這樣做却存在戰車輪胎下陷的風險。“這是戰場，時間就是生命，有些風險必須得承擔！”何清清下定了決心，隨後將構想向上級請示，沒想到立即得到批准。副旅長依舊板着臉，但他心里升起几分欣慰：這丫头够野，是打仗的料，不愧是陸軍首支女子導彈連的連長！

“25分37秒，合格！”副旅長看了下表，再無多言，轉身進閃猛士車，絕塵而去，何清清終於松了一口氣。

“梯隊迅速機動至集結地域，務必于13時00分前做好戰鬥準備，開始行動。”電台里營長的命令刺激着戰士疲憊的神經再一次繃緊，指揮着宛如鋼鐵長龍的車隊向着荒漠深處進發。

“接上級空情通報，東北方向，小型機一架，向我防區靠近。”剛到集結地域，沒給任何喘息的機會，空情不期而至。何清清臉上的肌肉抽動着，所有人神情肅穆，數十輛戰車按照戰鬥形態迅速到达戰位，一切都在戰車轟鳴中順暢運行，默契如一。8分53秒，戰鬥準備完毕。何清清猛地灌了一口水，潤了潤干裂的嘴唇，然後順勢鑽進了制導雷達車的方艙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雷達顯示屏幕。車外只剩巨大的雷達天線在不停轉動，周圍陷入了緊張的沉默。

“敵機”的航迹在雷達顯示屏上現出黃色的軌跡，像人的血管在不停地跳動。“100公里，90，80，70……”突然航迹消失，雷達屏顯90°。扇區全部被綠色光點淹沒。顯然，“敵方”電抗部隊乘虛而入實施了強電磁干擾。

何清清一拳打在舱門上，深吸一口氣：“立即對消跳頻，嘗試消除干擾。”“是！”雷達操作手迅速按下串指令，雷達屏幕終於恢復正常。“報告連長，干擾消除，雷達恢復正常！但是，目標消失。”“什麼？”何清清臉上晴朗不定，“難道敵機已經回撤到雷達探測範圍之外了？”內心的疑問又加重了幾分，情況沒那麼簡單。“請求指揮車共享態勢，同時加強

東北方向搜索！”命令下達完毕，靜靜等待回應。此時，何清清的目光不經意望向蒼穹，遙遠的天際似乎隱藏着一股伺機而動的力量。

時間倒回到3月初，在湘南某空軍基地，營長在訓練會上拍了桌子，“訓練不加碼，你們當是過家家？現在還拿着二代導彈的經驗在桌上談訓練法，丟人不？”響鼓不用重槌敲，但是轉變觀念豈是一朝一夕的事，營長的訓斥如當頭棒喝。新的裝備一來，就要革了舊訓法的命。那段時間所有的官兵埋頭钻研，不斷實踐，和基地的金牌飛行員交流切磋，結合訓練數據編出了近10萬字的“某新型雷達抗干扰案例分析”……反復的創新研練就為了迎接今天演習的實戰檢驗。

此時，發射排長黃蘭蘭坐在另一台雷達方艙的操作手旁邊，她眼睛緊緊盯着雷達屏幕，大腦却在高速運轉，按照之前的研練推演着。“一方空中敵機主攻，一方地面電磁干擾，在反干擾起效之時，敵機利用時間空當全身而退。要咬下這個目標，必須誘敵深入，也就是要作出一定犧牲。一台雷達率先誘敵放干擾，另一台開機繼續鎖定目標，在敵方施放干擾前，兩台雷達再交換開機，拖住地面電抗干擾，最後誘敵深入，將目標吃掉。”黃蘭蘭將自己的想法報告給何清清，何清清的臉色緩和開來，“這一仗就這麼打！”兩人相視一笑。

“東南方向發現敵機一架，目標臨近，距離80公里，1號制導車開輻射，搜捕目標。”營長的指令在方艙內回蕩，兩人身子像繃緊的彈簧被釋放，迅速奔向戰位。沒過多久，敵機又在電磁迷霧中消失。“果不其然，又想故伎重施。”何清清臉上浮現胸有成竹的笑容：“1號開輻射，搜捕目標，2號共享態勢，機械盲跟。”

“報告連長，1號受到瞄準式窄帶干擾，雷達無法正常工作。”

何清清迅速下了雷達交替開關機的指令，不久後，一段振奋人心的聲音從耳麥中傳來：“1號報告，干擾消除，目標穩定跟蹤，距離60公里。”這時營長下達的拦截指令同時响起……

剎那間，導彈沖出發射筒，如利劍一般刺破穹宇，尾焰升騰，彈道化作一道長虹，直隨“敵機”而去。“1,2,3……”何清清默數着時間，她覺得戰車的轟鳴聲此刻好像被辽闊的戈壁吞噬，甚至都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。隨着“轰”的一聲，天空綻開一朵絢麗的“禮花”。

“打中啦！”戰車方艙內一片歡騰，姑娘們相擁而泣，臉上挂着幸福的淚。何清清緩緩起身，走出艙門，空气中還殘留着導彈發射後釋放的火藥味，天空中，“敵機”化作片片殘骸，紛紛墜落。

夕陽西下，落日的余暉將大漠戈壁染成熾烈的金黃，戰車投下的影子被拉得老長。“昨日的換羽，將是明日華麗的重生。”何清清的腦中突然闪过這樣一句話。此時，雷達屏幕又一次闪烁，新的“戰斗”又將打響，耳邊彷彿又想起新生羽翼劃破長空的激蕩！

營房助理員盧啟耕摘下眼鏡，先擦除鏡片上的雨點，再拭去眉睫下的淚滴，他想多看几眼雪山下這座園林式營院。

眼前的營區多美啊！此時，盧啟耕正有一場艳遇，繁花似錦，芳香盈袖。他清楚地記得，這排花是哪年栽的，那片草是何時種的。那年，盧啟耕軍校畢業分配到西藏軍區某旅，他看到營院缺少花卉，竟狂言要給战友“一點顏色看看”，後來，他果真讓芬芳滿營。

然而，這一切即將不再屬於自己：改革推進到“脖子以下”，該旅官兵移防在即，將交出這片營區。更難逆轉的是，編制調整，盧啟耕可能成為“三十分之一”。

即使有了“最壞打算”，但是轉身之前，也要盡好主人職責，做个優雅紳士。這不，有棵小樹遲遲不見發芽，辜負了大好春光，盧啟耕掐皮刨根，發現此樹已經枯死。他是个完美主義者，不願交出有瑕疵的營區，於是抓紧裁新補缺。

一把鋤頭划開希望的田野，泥土吸吮着雨露。盧啟耕取出枯枝，用手拔弄根部土壤，解开了小樹壞死之謎。清理蟲蟻，更換新土，栽上樹苗……他的表情耐心且專注，手裏充滿節奏。

植樹只是熱身，那雙茧手要辦的事還有很多。轉眼間，他就走進新建樓群。

“此房只應城裏有，邊關難得見几回。”竣工的250套公寓房，虛位以待，皆為兩室一廳，本是盧啟耕和戰友們的未來家園，有的官兵還計劃在入住時迎娶美麗新娘。哪知，一紙命令，全旅上下將與新房作別，而屬於他們的遠方之家，可能要拼房，抑或住帳篷……

暢想明朝，盧啟耕重新涌動拓荒豪情。他告誡自己，過分眷戀和不舍，就是犯了“山頭主義”的錯誤；支持改革，不僅要舍得放棄現在擁有的，還要敢于去開辟新宇。

緩過神來，盧啟耕逐一打開那几間存有瑕疵的新房，查看水電配件是否已更換。他看似溫文爾雅，然而，鏡片後面的目光如鷹般犀利，軍地都說盧助理抓營房建設是典型的“鷹派”。

上次巡房，大家有說有笑，施工方原以為盧啟耕會在親切友好的氛圍中走走過場，哪知，他用“鷹眼”全盤掃描，逐一揪出局部隱藏的以次充好。

盧啟耕的臉越拉越長，他要求施工方按標準及時更換。起初，對方不以為然，声称旅里都要搬家了，反正你老戶已不住這了，可否睜一只眼閉一只眼？對方還知道他處境窘境，勸他在離開部隊前少得罪人，何不通融一下交個朋友？並且暗示還能撈點好处。

盧啟耕把牙齒咬得咯咯响，像一头被

激怒的獅子，他拿合同說事，直言建材不达标就是违约，后果很严重……对方深知没有回旋余地，只得道歉返工。

“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——咱不可能在一座軍營干一輩子，但可以在營區留下自己的印記。”這是盧啟耕掏心見肺的話。他反復提醒自己，一定要向兄弟單位交出最美丽的营区，为今生储存最美好的记忆！

給溫室更換油布，為路標上點新漆，將路線檢修一遍……但凡想得到的，盧啟耕都帶隊做到了。有的战友不理解，認為讓出營區已够意思，何苦還处处为他人着想。

“移防是戰略舉措，營區主屬于正常交接，誰能叫讓？”盧啟耕語重心長地說，“大家既然說對營區有感情，那就該把這份愛用在裝扮營區上，讓她的美麗傳統！”

這話敞亮，讓記者低頭沉思。昂首上崗，大家干勁十足，傾情投入。

守護后山雪池的兩名戰友，就有了全新的認識。他倆打電話給盧啟耕，主動報告情況，声称雪池積沙較多，導致水流不暢，影響水質。

盧啟耕放下電話，直奔后山而去，與守水兵結成“清淤組合”，一起來到水池邊上，帶頭進入沒膝深的雪水中，清除入冬以來沉淀的泥沙。

云之上，天之下，盧啟耕和戰友們干得熱火朝天，他的額頭滲出密密麻麻的汗珠，背上蒸騰起層層熱氣……鏟子触底，淤泥清畢。盧啟耕回到岸上，看着山泉漸漸清澈，他歡快地冲進山下軍營，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能够交出水流暢的雪池，讓即將入駐的官兵吃上放心水，盧啟耕徹底釋懷。

“我軍改革，是令人矚目的大事，難免波及到軍營中的每一個你。”盧啟耕從守水點下來，剛好與下基層檢查物資清點工作的“泥腿旅長”譚東方相遇，後者“從大到小”的表述，是在提示盧啟耕要做好思想準備。

盧啟耕對此早有預判，他的“准备工作”十分特別：整理營房建設經驗，針對抓建弊端提意見。这么做，是想給軍旅生涯畫上圓滿的句號，為留隊战友傳幫帶。

室外哗啦落雨，屋內沙沙走筆。盧啟耕關起門來，靜心回顧得失，寫下所思所悟：解難要注重跟蹤固效，防止難題反彈再度困擾基層；屋漏在下，堵漏在上——基層出現營房問題，機關要帶頭自省策劃；帮建基層要先問計于兵，做到按需抓建、因連而异；小事大干，也能把小事干大……

除了做事，盧啟耕還談到修建：營房助理員要勤于跑腿，天天泡工地，扎基層；要敢叫黑臉，少應酬，交诤友；要加強學習，常充電，能放電……

末了，他仍意猶未盡，說出自己對軍改的认知：改革正當其時，走留都是貢獻。

擎舉天舟入九霄

□王建章

4月20日19時41分，威武的“長征七號”火箭搭載着“天舟一号”順利升空，發射任務圓滿成功，我國即將開啟空間站時代……

我總忍不住回想“長七”“長五”首飛的時刻。參觀人群激動地鼓掌歡呼，而文昌航天人卻默默流淚。對於艱苦創業八載才建成發射場的他們，對於歷經艱險曲折方獲成功的他們，對於不計名利甘於奉獻的他們，其淚眼的含義，絕非三言兩語能道明。

事非經過不知難。不经历难以想象的苦難，就无法理解難以言狀的輝煌。文昌航天人不言苦難，也不貪恋輝煌。成功过后，他们收拾行裝，踏上一段征程。我的同事們，平日里無話不说，此刻面對采访却變得訝異——所有的付出不过是應尽的使命罢了，有什么好說的？誠然使命重如生命，也不見誰成天拿自己的生命說事。

話雖如此，但每一次發射，背後必定是萬千的努力與付出，感人的故事不勝枚舉。

在航天器整裝測試厂房，第一連崗位人員在防尘布上發現了一滴並不起眼的油漬。這引發了大家的思考，油漬是從吊車吊索上的潤滑油滴落而致。有人犯嘀咕，不就一滴油嗎，又滴在防尘布上，絲毫不影響任務，干嗎興師動眾？張再經卻不放過。一滴油絕非小事，萬一滴在航天器上，就是影響任務的大事！如何保證吊索不滴油？惟一的辦法就是擦，用布將吊索上多余的潤滑油擦干淨。

說起來簡單，要擦淨談何容易。吊車距地面近30米，相當於9層樓那麼高。別說干活，只站上去就腿軟。難度在於坐在逼仄的橫梁支架上，一次只能擦拭不足半米的吊索。須吊車操作半米半米地升起吊索，人員一寸寸地擦。吊車起起停停，進展十分緩慢。要把兩條200多米長的吊索擦完，預計要5天時間。

說起來簡單，要擦淨談何容易。吊車距地面近30米，相當於9層樓那麼高。別說干活，只站上去就腿軟。難度在於坐在逼仄的橫梁支架上，一次只能擦拭不足半米的吊索。須吊車操作半米半米地升起吊索，人員一寸寸地擦。吊車起起停停，進展十分緩慢。要把兩條200多米長的吊索擦完，預計要5天時間。

可任務不等人，為了不影响進度，只能往前趕。張再經帶領人員不分日夜地干，擦拭工作一天24小時不間斷。連續奮

戰3個昼夜，終於把吊索擦拭完。張再經熬紅了雙眼，心裏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供氣系統負責人陳吉伟比張再經還忙，他連續18天沒睡過完整覺了。在檢查火箭垂直總裝測試厂房的氣源潔淨度時，供氣管路末端的白綢布呈現淡黃色，說明管路里有黃色多餘物。多餘物是什么？哪里產生的？這是迫切要弄清的問題。

陳吉伟組織崗位人員反復吹除管路，再用白綢布測試，白綢布還是變黃。供氣系統建成後還未出過類似問題，對於年輕的陳吉伟來說，壓力太大了。

壓力大必勝信心更大！鎮靜下來的陳吉伟深入分析，認為多餘物只能來自管路、氣瓶和空氣壓縮機。從顏色看，很像潤滑油。化驗室夜夜對管路測試油含量，結果未見異常，排除管路油氣的可能。會不會是管路蝕傷發霉了？崗位人員用內窺鏡一寸寸地檢查，未見異常。只好把管路拆開來看了。陳吉伟帶人對管路分段拆檢，用白綢布擦拭管路內壁，並無變色發生。看來，問題不在管路上。緊接着檢查氣瓶。崗位人員在氣瓶出口用白綢布測試，白綢布再次變